



从建筑学院楼顶俯瞰耶鲁大学校园

# “大楼”和“大师”的双重震撼

## ——耶鲁大学访学见闻

李煜

2013年我有幸申请到耶鲁大学建筑学院“访问助理研究员（Visiting Assistant of Research）”的机会，赴耶鲁大学交流学习。在耶鲁的几个月中，我在学术推进、文化交流和个人成长方面都有许多收获。下面我就以“学术进展”、“交流体会”和“校园文化”为线索，跟大家交流一下在美期间的收获和体会。



李煜

### 学术进展：带着问题去耶鲁

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向聚焦于建筑学和公共医学两个学科的交叉领域，主要研究当代城市和建筑空间如何影响居住者的健康，以及城市空间设计不当容易导致的疾病等等。这一题目所涉及的领域是建筑学研究中常常忽视的，然而又是当代大城市中影响人宜居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

我国已经逐渐凸显，但却缺乏建筑与城市规划视角的研究。而同样深受这些问题困扰的北美，对于城市空间相关健康与疾病的研究非常前沿。耶鲁大学的建筑学院是建筑领域中最顶尖的前三名，同时耶鲁又拥有全美最富盛名的医学院。在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导师鼓励我申请直接去我所研究的领域内世界顶尖的耶鲁大学访学。在担任

“2012清华-耶鲁两校建筑学院研究生联合课程”助教时，我向耶鲁大学建筑学院普拉特斯（Alan Plattus）教授展示了我的研究方向和阶段成果，他欢迎我以VAR的身份赴耶鲁大学继续研究，并同意担任我在美期间的导师。

去耶鲁大学访学之前，导师就一再叮嘱我要“做好基础工作，带着方向和问题去，珍视这段访学机会”。因此，在派出前我就与普拉特斯教授通过邮件深入沟通，完成了大部分需要在国内调研的博士论文研究工作。带着“北美顶尖专家访谈提纲”、“典型城市空间调研提纲”和“待解决的问题提纲”，我来到向往已久的耶鲁大学。普拉特斯教授在我到达耶鲁后的第一次谈话中告诉我：“耶鲁是一所开放的学校，而你的博士论文研究涉及交叉学科。有些问题我可以和你共同研究，有些问题也许你需要相关领域的专家来解答。你希望拜访哪些教授，我会尽力帮你介绍。”这一段话令我非常振奋，而之后的访学经历也证实了教授的观点。在耶鲁，只要明确知道自己在学术方面的问题，总能得到和蔼可亲并且学识渊博的专家教授的悉心帮助。

赴耶鲁访学和在美期间，我的学术研究有了质的进展。首先是论文，在之前工作的基础上，通过在耶鲁的研究和补充，我基本完成了14万字博士论文的初稿撰写。在耶鲁期间，我还与一位医学院博士联合撰写了关于心血管病患者的城市空间中集中分布的相关研究小论文，正在修改并投稿。第二是参与学术研究和活动，在耶鲁我参与了若干研究生课程和讲座，并参加了普拉特斯教授“耶鲁城市设计研究所（Yale Urban Design Workshop）”的相关项目研究，并借助耶鲁强大的图书和数据库资源收集了大量前沿文献和设计技术资料，在学术研究方法和眼界方面有了极大的收获。第三是访谈调研，根据论文需要，我访谈了耶鲁建筑学院和医学院的若干相关教授及研究人员，并与多位博士生共同

讨论研究，受益匪浅。同时，建筑学专业的特点决定了理论研究中对于实地考察和案例调研的迫切需要。在美期间我实地调研了“健康设计中心（The Center for Health Design）”和纽约“活跃健康设计中心（Center for Active Design）”等多个相关理论实践研究机构，并考察了纽黑文和东海岸其他城市若干考虑了健康设计的建筑项目和城市空间。在实地调研中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经过整理和分析，成为博士论文的重要部分。

虽然在耶鲁交流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双方导师的指导和安排下，我带着研究基础和问题开始交流访学，并切实利用难能可贵的几个月时间，认真推进了我的博士论文相关研究。这一经历不仅成为了博士研究期间的关键一笔，也为我今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回到清华后，我与耶鲁的导师、教授和其他博士同学还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建筑学的相关研究更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耶鲁的教授和同学们也期待着看到这一领域中针对中国当代大城市的调查和研究成果，相信以这次交流为契机，我们会搭建起长久合作的桥梁。

### 交流体会：大楼与大师可以兼得

从本科开始，在清华的10年是我成长和成熟的10年。我有幸在清华建筑学院接受了顶尖的



耶鲁大学建筑学院专业教室

建筑教育。清华的氛围是严谨而务实的，也是相当专精的。建筑学被称为“艺术与技术”的结合，除了扎实的“技术与科学”基础，更需要广博的“艺术与人文”情怀。在清华建筑学院的核心课程“建筑设计”中，每位老师指导9~10位学生，每八周更换设计题目时就需要同时更换指导教师。这种安排就是为了开阔学生的思路 and 眼界，跟随不同的导师学习，从他们那里不断搭建和补完自身的知识结构，重塑自身的建筑观念。因此，在这个“师徒制”和“匠人制”的学科中，能够与不同的国际知名大师交流对话，是每一个学生的愿望。而耶鲁大学，正是能够提供这样机会的顶尖学府。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在耶鲁访学期间我对于“大楼”和“大师”都有了更深的体会。

“大楼”是耶鲁大学的独特魅力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不光是指校园和建筑本身，更是指耶鲁的“硬件实力”。耶鲁的“大楼”有许多种，首要的莫过于图书馆。对于偏重人文社会研究的博士生来说，耶鲁的20余座图书馆和全世界第二大的藏书量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基础。在耶鲁期间，我有一半时间在建筑学院和医学院的图书馆中度过。而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位于斯特林图书馆内的珍本与手稿室（Manuscripts & Archives）。珍本与手稿室珍藏着若干可供借阅的文学艺术建筑大师手稿原稿，甚至包括了当年耶鲁建筑师亨利·墨菲最初设计的清华学堂和大礼堂手稿原图。在珍本与手稿室研究员诺莎（S.Noruschat）女士的帮助下，我借阅和扫描了若干珍贵的建筑历史照片和图纸，这一收获是唯有在耶鲁才能完成的。耶鲁图书馆的电子资源也非常丰富，耶鲁购买了几乎全部的世界主流数据库资料和大部分书籍的电子版本，这些资源对我的博士论文推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耶鲁的校园内汇集了300年来建筑艺术的杰作，从古典的旧校园（Old Campus）历史区，到现代主义时期著名建筑大师路易康（Louis Kahn）设计的英国艺术中心（Yale Center for British Art）和耶鲁美术馆（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芬兰

建筑师斯特林设计的冰球馆（英格斯冰场 David S. Ingalls Rink）再到颠覆了图书馆设计常规的贝尼克珍本图书馆（Beinecke Library），这些建筑本身就是活的建筑史教科书。

如梅校长所说的，比“大楼”更重要的是“大师”。耶鲁建筑学院在全美排名前三，其重要特色就是每届只招收18~20名学生，而直接或间接指导这些学生的“大师”人数甚至超过学生的两倍。清华建筑系的创办者之一林徽因教授曾在耶鲁就读，而她的侄女林璠（Maya Ying Lin）也毕业于耶鲁建筑学院，并且在校期间就在国际竞赛中胜出，成为华盛顿越战纪念碑的设计者。耶鲁建筑学院可以说汇集了当代建筑研究和实践中的全球领军人物，仅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就有近十位（这一奖项被称为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北京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设计师诺曼福斯特、广州大剧院的设计师扎哈哈迪德、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设计师弗兰克盖瑞等等都在耶鲁客座执教。这些大师并不都在耶鲁长期执教，大部分是从事建筑设计的一线建筑师，亲自带实际项目来耶鲁开设研究生设计课程。在建筑学院之外，耶鲁更汇集了法学、人文、管理和医学等方向的顶尖大师。耶鲁的几个月中，我有幸接触了许多常驻耶鲁和客座交流的“大师”，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有几点很深的体会。首先，耶鲁的“大师”并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亲切而平易近人的。我的导师普拉特斯教授曾经告诉我，在研究中可以直接用电子邮件向耶鲁的任何一位教授请教，当然前提是你准备好了问题，并研读过他的相关著作。事实证明，所有我曾请教过的教授都会认真地回复邮件，甚至安排座谈和答疑。医学院的吴教授甚至安排博士生与我合作，并向我提供了他们之前在医院收集的病患地址和记录。其次，耶鲁的“大师”也是严谨而严格的。我曾将博士论文框架和摘要翻译成英文向医学院的老师请教，一周都没有得到回音。一周后，这位老师发来了非常详尽的修改和建议，除研究本身的建议外，竟然还细致地帮我修改了语法和修辞。在普拉特斯教授的研究生设计课程中，中期评审和最终评审都

请来了近 10 位校内外的教授和建筑师参加。评审往往会持续一整天，从早上八点开始至晚上九点结束。评委往往会提出相当尖锐的问题甚至批判，作为耶鲁的学生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基础，也需要很强的思辨和演讲口才。这些评委不仅是“老师”，其中许多著名建筑师也是耶鲁学生毕业后希望进入事务所的“老板”。这些建筑大师或在耶鲁接受建筑教育，或在耶鲁客座甚至执教，极其苛刻的选拔制度和培养制度保证了耶鲁大学建筑学院的学生质量，也巩固了耶鲁在建筑领域的绝对话语权。

耶鲁的经历带给我“大楼”和“大师”的双重震撼，不仅帮助我在这一阶段更好地开展博士论文研究工作，更使我重新思考学术研究中的态度和方法。

### 校园文化： 拥有个人专辑的校长

耶鲁大学留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校园文化。耶鲁是美国最早的三所常青藤盟校之一，也是美国第一所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这里曾经诞生过五位美国总统和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哈佛相比，耶鲁显得更为古典和学院派。从本科的“学院制”到神秘的“骷髅会”，都使得耶鲁的古典形象深入人心。耶鲁毫无疑问是适合静心做研究的地方，而真正融入耶鲁生活学习，又会发现社交活动是在耶鲁必不可少甚至最重要的经历。在交换学习期间，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概括耶鲁的校园文化带给我的感受，最终我想起了毛主席的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在此我想到一件可以代表耶鲁校园文化的小事。在耶鲁期间，我非常幸运地遇上了耶鲁第 23 任校长的上任就职。在 10 月的第二周和第三周，除新校长的正式就职仪式外，还举办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形式多样，包括音乐会、演唱会、户外嘉年华会等等。

在耶鲁“教授治校”的传统影响下，耶鲁第 23 任校长彼得·沙洛维 (Peter Salovey) 教授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心理学专家，他正式提出了目

前广为人知的“情商”概念。沙洛维教授曾在我赴美前几个月来清华访问，推动了耶鲁和清华的校际合作。这位教授在耶鲁学生心中并不是严肃的“学究”，而是极具魅力的“明星”。在心理学研究之外，他的一大爱好是美国的蓝草乡村 (Bluegrass) 音乐。在就职典礼上，哈佛大学校长在祝贺词中甚至开玩笑说“对于沙洛维来说，甚至草都是蓝色的 (蓝色是耶鲁的校色)”。与耶鲁的大部分学者一样，沙洛维对待包括研究在内的任何事情，都试图做到专精。令我大为吃惊的是，这位校长对于蓝草乡村音乐并不仅仅停留在外行“爱好”的层面，他曾经出版过自己的“个人专辑”，甚至在耶鲁拥有自己的乐队。在就职典礼过后，耶鲁旧校区院内举行了校园舞会，校长带领自己的乐队上台献歌两首，场面火热程度堪比明星演唱会。这件事情让我感触颇深，真的大师不仅是专业领域“一级学科”下的“专家”，更是知识广博底蕴深厚的“大师”。这件事再次令我想起了刚刚直博时一位教授的教诲，他教育我博士不仅要有专业的背景和科学的突破，更要保证有“博”的基础和眼界，“点线面缺一不可”。如今想来，仍觉得任重道远。

耶鲁访学的经历带给我的收获和思考还有许多，相信这一段经历会不时地引发我的怀念和思索，也会鞭策我在今后的研究和工作中努力为中国建筑学科和行业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

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未来学者，清华大学从 2010 年起设立“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为博士生赴国外一流大学和专业、师从一流导师开展研究工作提供 3~6 个月的生活费资助。至今已有 560 名博士生获得基金支持，其中 2/3 的博士生前往世界排名前 100 名以内的大学或研究机构。